普雄县瓦曲曲乡社会调查

四川民族调查组瓦曲曲小组

第一章　一般情况

一、地理位置

瓦曲曲乡属于普雄县申果庄区，位于直普拉达河谷北部。西边经马姑山与普雄河谷相邻，东边经连扎古洪山脉和连扎洛河谷相连，北边经过申果庄乡和沙苦乡就是大凉山地区的南北分水岭，南边是直普拉达河谷。在地理位直上属于凉山的中心地区。

包括瓦曲曲乡在内的申果庄地区都是山区。直普拉达河谷纵贯瓦曲曲乡，但是直普拉达河及其支流的河谷狭窄，平坝很小。本乡位于高山环绕中接近河谷的低山地带，地势比四周山区稍平缓。

这一带是在最近几十年内才完全从森林中开发出来的。目前森林已全部被破坏，仅留下很少数零星林地。本乡最北端的哈诺莫泽村村名，即被烧光了的森林地区的意思。解放前，本乡绝大部分土地已被开成轮歇地。

解放前瓦曲曲乡有小路东通美姑县的连扎洛，经牛牛坝可通往雷波；西经普雄河谷通往越西；北经洛古拉达去呷洛；向南顺直普拉达河谷直通昭觉。但都要翻山越岭，山路曲折狭窄，经过的河流没有桥梁，每到雨季，河水暴涨，山路泥泞滑陡，交通极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凉山地区的各家支分割，与相邻的家支常打冤家，通往汉区或凉山边缘地区要经过一个或几个其他家支的地区，必须寻找保头才能通过，因此这一带受汉区或凉山边缘地区的影响较小。

全县南北约十五华里，东西二十多华里，目前有四百多户居民。

二、本乡在阿侯家统治地区的地位

通放前，瓦曲曲乡是黑彝阿侯家的统治地区，为了说明它在阿侯家统治地区的地位，所以也简略的介绍阿侯家的分布和迁徙。

阿侯家分布在美姑县的西北、普雄县的东部和北部、甘洛县南端和昭觉县的北端，是一片相连的地区。其中有少数阿陆家、苏呷家和海乃家的黑彝，他们与阿侯家黑彝都有姻亲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系。美姑县的衣吉拉达、侯布列拖和普雄的申果庄这三个相连的地区是阿侯家势力范围的中心区，瓦曲曲乡就在这个中心区之中。

阿侯家最初居住在马边县的木合拉达，逐渐西迁至美姑县的衣吉拉达，后来又向西南迁徙。16代人以前，阿侯家分为二大支，阿居拉马支往南向美姑昭觉方向迁徙，与阿陆家、马家共同打走了沙马土司以后，又排挤了阿陆家和马家；阿居侯俄支向西迁徙。阿居侯俄的儿子普古以后又分成三个大支，13代人以前，普古的幼子阿孜这一支首先向西北方向迁徙，现在多住在普雄境内的诺古拉达、中普雄、下普雄和甘洛县的南端；普古的次子阿枝这一支下边人户较多的有二个支，即十代以前的阿枝的曾孙尔呷哄车和尔呷布吉二人的后代，哄车支现多分布在美姑县的连札洛地区，布吉支分布在从直普拉达往西直达普雄河谷；普古的长子结孜的后代从九代人以前的阿次拉咱开始也向西迁徙，现分布在洪溪和普雄境内。瓦曲曲乡的黑彝主要是阿侯普古结孜支下边的阿次拉咱支和阿侯普古阿枝下边的尔阿布吉支。

阿侯家由于西边的河谷较宽阔，土质和气候都较高山区好，因而不断往西扩张，一直到普雄和甘洛县南端。在那一带地区，先是勿雷家和果基家打走了原来居住在那里的彭伙土司，之后又被阿侯家占领。瓦曲曲乡就是历史上阿侯家西迁途中的一个重要据点。瓦曲曲乡曾是黑彝然夫家居住，但尚未完全开发的地区，至今黑彝比较集中的力觉村还称为“然夫力觉”。阿侯家从洪溪南迁连扎洛以后，在距今十代和九代人的时候，结孜支下边的拉咱支和阿枝支下边的布吉支西迁瓦曲曲乡，赶走了然夫家，并由此经申果庄迁往上普雄和中普雄。解放前夕瓦曲曲乡的布吉支黑彝曾互相约定全部西迁，后因不久即解放而未完全迁走。这一带黑彝中间也流行着“人生在东方，向西方发展”的成语。

由此可见，瓦曲曲乡在阿侯家西迁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本地区的社会特点

申果庄区是凉山的腹心地区，历来比较少受外来的影响或干扰；它又是凉山许多黑彝家支中少数强大家支之一阿侯家的中心地区。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个地区的占有娃子状况和经营土地方式，确实更多地保留着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固有面貌，它是研究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固有面貌的典型地区之一。

申果庄区所保留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固有特点，主要表现在黑彝占有娃子状况和土地经营方式这两个重要方面。黑彝占有娃子状况的突出特点是瓦加的数量远多于曲诺（对呷西的占有，一般都不多），就整个地区的情况来说是如此；再就黑彝个体家庭占有娃子的状况来看也是这样。如瓦曲曲乡黑彝奴隶主阿侯木铁是本地区占有娃子最多的大奴隶主。他所占有的83户娃子中，瓦加占绝大多数，有76户；而曲诺则只有 7 户，而且是在上一代才上升的，距现在只有三、四十年，以前这一户黑彝不占有曲诺。至于本地区的黑彝奴隶主阿侯甲孜兄弟，占有63户半瓦加，他们的祖先就从未占有过曲诺这一等级。申果庄区黑彝奴隶主阿侯洽尔兹所占有的25户娃子中，瓦加有20户，曲诺只有 5户，且摇摇欲坠，如果不解放，就要被降为瓦加了。阿侯洽别拉铁占有的10户娃子全是瓦加。

本地区的白彝（曲诺、瓦加）主要有沙马曲比家、木出家、姐觉家、吉瓦家、马黑家，

海来家、阿木斯土家、沙马石衣家、景古家、伙作家等10个家支。他们多原为沙马、海乃、姐觉、补约等土司、土目所属曲诺。原来的主子被黑彝阿侯家、阿陆家、甘家等打败南逃后，他们流落在黑彝阿侯家势力范围内沦为瓦加。如吉瓦家在其他地区多为曲诺，而在阿侯家占统治地位的申果庄区多为瓦加。历经逃亡斗争，在近两三代才有少数升为曲诺。又如姐觉家共有700多户，遍布凉山各地，在边缘区，曲诺比瓦加多，接近中心区，曲诺减少，到了腹心地区申果庄区及其附近地区将近200户，完全是瓦加。瓦曲曲乡瓦曲曲村姐觉约格、姐觉磨合（奴隶主）等叔侄兄弟十余户求为曲诺不得，逃投下普雄地区黑彝勿雷家得升为曲诺，后被其原主子阿侯阿坡全部绑回，加以镣铐，责以要挟升为曲诺和逃亡之罪，并将姐觉约格打死，其余不敢复求为曲诺，才被释放。

这些迹象表明：在凉山黑彝各家支中，人数众多、势力强大的阿侯家，在其所统治的凉山腹心地区申果庄及其附近地区，原来是没有比瓦加较多一些自由的曲诺这一个被统治等级存在的，即使有少数外来的曲诺，也多被下降为瓦加。近两三代以来，由于瓦加的反抗斗争（主要形式是逃亡）和外界的一些影响，瓦加中才有很少数得上升为曲诺；这些上升的曲诺，其地位并不稳固，主子找借口就可使其下降。而呷西上升为瓦加则很容易，所以这里的瓦加就特别多了。由此可见，凉山腹心地区申果庄区所保留的固有面貌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这里原来没有曲诺这一个被统治等级，它在这里出现是后来的事。

这里黑彝经营土地有娃子耕作和出租两种方式。在娃子耕作地中，有些曾一度出租，后来又收回用娃子耕作。如黑彝奴隶主阿侯木铁、阿侯石贴、阿侯达耶等就是这样。土地经营方式的特点是娃子耕作地的土地面积和收入量都大于出租地。瓦曲曲乡16个自然村20户黑彝（16户奴隶主，4户劳动者），都是娃子耕作地的面积和收入大于出租地的面积和收入。申果庄乡黑彝奴隶主阿侯洽尔兹、阿侯洽别拉铁、阿侯兹古也都是娃子耕作地的面积和收入大于出租地的面积和收入；而劳动者阿侯舍比的土地则全是娃子耕作地，没有出租地。在1947年前，阿侯木铁、阿侯洽尔兹的娃子耕作地比民改前还大，后来才把一部分离家远的娃子耕作地改为出租。所以使用娃子耕作是这里黑彝固有的经营土地的主要方式。

瓦加每年在主子的娃子耕作地上自带工具和耕牛服无偿劳役50天至60天，而曲诺一般只有20至30天，有些只有15天。这里黑彝占有的瓦加多，和它所经营的娃子耕作地多是相一致的。黑彝奴隶主的生活主要是建立在对人口比重最大、人身自由权利很少的瓦加和毫无人身自由权利的呷西这两个等级的剥削上，主要是通过娃子耕作地的经营方式进行剥削。至于具有比瓦加较多一些人身自由的曲诺等级在这个地区并不占主要地位。

第二章　人身占有状况

黑彝等级是彝族的贵族，它可以占有其它各等级人户，不论这些人户是什么阶级。在曲诺和瓦加这二个等级内部，由于血缘上的差别也存在着人身隶属关系，即有家支而且家支代数较长的人户，彝称“曲伙”即彝根，一般认为是较久的彝族或“传统”的彝族，他们可以占

有那些没有家支或家支代数很短的人户——彝称“马邀”，即有较近的汉族血统的人户。曲诺等级中除个别的例外，（本乡没有这种例外）都是“曲伙”；瓦加等级则包括“曲伙”和“马邀”二种血统。呷西是最低的等级，其中多数是汉人，彝称“朔”或代数很短的汉根人户即“马邀”，他们被黑彝、曲诺、瓦加三个等级占有。

一、黑　　彝

（一）黑彝占有娃子状况

申果庄区的特点之一是黑彝所属娃子：曲诺、瓦加这两个等级中，瓦加户口远比曲诺多。现将申果庄区8个乡之中的5个乡的黑彝、曲诺、瓦加的户口列下：

申果庄区8个乡中5个乡全部或部分地区的黑彝、曲诺、瓦加户口统计表

户口 / 乡别 / 等级	申果庄乡（7个自然村）		瓦曲曲乡（16个自然村）		瓦里觉乡		瓦曲列乌乡		沙苦村	
	户	%	户	%	户	%	户	%	户	%
黑　彝	34	17.44	20	8.4	68	15.45	10	4.02	26	13.95
曲　诺	21	10.77	30	12.5	158	35.91	58	23.29	40	19.60
瓦　加	140	71.79	188	79.1	214	48.64	181	72.69	138	66.45
合　计	195		238		440		249		204	

这里各等级阶级分化的一般情况是：黑彝等级中绝大部分是奴隶主，少数是劳动者；曲诺等级中大部分是奴隶，少部分是劳动者，很少数是奴隶主；瓦加等级中很大部分是奴隶，很少部分是劳动者，极少数是奴隶主；呷西全部是奴隶。现将瓦曲曲乡16个自然村的黑彝、曲诺、瓦加三个等级的阶级分化列下：

等级 / 阶级	黑彝		曲诺		瓦加		合计	
	户	%	户	%	户	%	户	%
奴隶主	16	80	3	10	6	3.19	25	10.50
劳动者	4	20	9	30	49	26.06	62	26.05
奴　隶			18	60	133	70.75	151	63.45
合　计	20	100	30	100	188	100	238	100
%		8.40		12.61		78.39		

瓦曲曲乡和申果庄乡的黑彝所占有娃子（曲诺、瓦加）和土地不一定全在本乡，在上普雄和中普雄等地区都有他们的娃子和土地。同样，本乡的曲诺、瓦加，他们的主子也不一定

在本乡。现各等级、阶级、个体家庭的调查材料，其所占有的娃子和土地都不全在本地区，有几户曲诺、瓦加的主子也不在本地区。

在瓦曲曲乡16个自然村238户黑彝、曲诺、瓦加这三个等级中，黑彝有20户，其中奴隶主16户，劳动者 4户。黑彝是曲诺、瓦加、呷西这三个等级的占有者。在这2 a户黑彝中，a占有娃子最多的是奴隶主阿侯木铁，他占有曲诺 7户，瓦加76户，呷西12人。无论对曲诺、瓦加、呷西的占有，都是他占有的最多。其次，奴隶主阿侯甲孜兄弟共占有瓦加63户半，呷西 5人，不占有曲诺。另外，占有10户以上的只有奴隶主阿侯尔合一户（占有曲诺 6户、瓦加 6户），此外还占有呷西 4人。其他各户占有曲诺、瓦加都在 7户以下，占有呷西都在 7人以下。而劳动者阶层中，阿侯拉尼一个娃子也没有；海乃古给占有 1户曲诺；阿侯木达占有 2户瓦加；阿侯莫哈占有2/3户曲诺、1/3户瓦加、1/3个呷西。这里黑彝都占有瓦加和呷西，其中以瓦加的数量最多；占有曲诺的就不普遍，占有的数量也少。当然，也有只占有曲诺而不占有瓦加的，但终究是少数。如奴隶主阿侯铁耶和劳动者海乃古给就只各占有曲诺 1户，不占有瓦加，前者占有呷西 2人，后者不占有呷西。奴隶主阿侯甲孜兄弟、阿侯给错、阿侯觉发、阿侯达衣等都只占有瓦加和呷西，而劳动者阿侯木达则仅占有瓦加，他们都不占有曲诺。

黑彝劳动者阿侯拉尼不占有娃子，他也不被旁人占有。而曲诺、瓦加两个等级，虽如奴隶主木出拉乌（曲诺）和姐觉磨合（瓦加），他们占有娃子，可是他们也分别被黑彝奴隶主阿侯德鲁子和阿侯阿坡所占有。阿侯拉尼现已有65岁，其祖父的财富级别是耶莫，父亲降到耶沙，他也是耶沙，穷到终身无力完娶，一直独身。象他这样连一个娃子也不占有的黑彝是很个别的现象。因为黑彝无论怎样穷，总会占有一个或半个呷西的；即便是奴隶阶级中的瓦加等级也有个别占有一两个呷西的。所以本地区穷黑彝不占有娃子只不过是个别现象。

（二）黑彝统治娃子的方式

黑彝为了便于统治娃子，使娃子成为曲诺、瓦加、呷西这三个利害关系不一致的等级，在各等级间又存在着曲伙、马邀、和朔的血统差别。

同家支间也存在着等级差别，如白彝马黑家，马黑陆沽、马黑博石在瓦曲曲乡黑彝奴隶主阿侯木铁、阿侯克古等统治下为曲诺，而马黑曲波、马黑提波在申果庄乡黑彝奴隶主阿侯洽尔兹、阿侯洽别拉铁统治下则为瓦加。阿侯洽尔兹统治下的白彝曲诺家支沙马曲比家如沙马曲比必莫子等还得勉强保持曲诺地位，但有阿侯木铁统治下的真沙马曲比家如沙马曲比慈拉等的先世已早沦为瓦加。同一个家庭即便是父子之间也有“血统”名分的差异，如黑彝奴隶主阿侯甲孜所属瓦加木出发铁是马邀，其父木出洛沙是朔。

黑彝布下等级、血统、家支等层层网罗，使自己高高在上，使娃子层层在下。黑彝是最高的统治等级，自视为“高贵”的骨头、血统和“纯洁”的黑彝骨头家支系统，与被统治各等级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最低的等级呷西被视为最贱的血统“朔”，必须升为瓦加、曲诺这两个等级后，也就是要经过马邀变成曲伙，才能被视为有a“纯彝人血统”。为此，首先得抓住家支这根链条，才能一步一步改变血统。被黑彝所统治的各等级娃子，就这样被分化在不同的等级、血统、家支中，因其所处的地位不同，利害不完全一致，就比较难于一致团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起来反抗黑彝的统治。

占有娃子多的黑彝奴隶主，从娃子中选择出一两个或两三个人来管理娃子的事务，彝语称为“莫克”。如黑彝奴隶主阿侯木铁占有曲诺、瓦加共83户，就有马黑陆沽、木出拉石、沙马曲比拉诗、姐觉勒托4人（前者为曲诺、后三人是瓦加）为“管家”，他们为主子派款，为娃子调解纠纷。前三人还兼阿侯鲁木子（木铁之叔）的管家，他们可以参加黑彝主子不太重要的黑彝家支会议。

娃子当了主子的管家，劳役可以轻一些，但承担摊派跟一般娃子同等；如果是瓦加，其婚权、亲权也与一般瓦加同等，并不因为作了管家而受到优待。

二、曲　　诺

（一）曲诺到本乡的历史及等级升降变化

这里的特点是曲诺很少，而且这里有曲诺的历史也很短，来这里最早的曲诺，如力觉村吉瓦家（现有4户），也只有7代的历史（约175年）。现将到本乡26户曲诺的代数列表如下。

到本乡代数	家支名称	现有户数	原住地区	备　　注
7代	吉瓦家	4	姐觉北阿陆八呷村	原属阿陆家曲诺被转抵给阿侯家
6代	木出家	6	龙头山下	原为瓦加，逃此上升
4代	马黑家	1		迁来
4代	鸟巴家	1		迁来
2代	狄孜家	1	上普雄	迁来
2代	景古家	1		原属阿陆家曲诺
本代	马黑家	1		原为瓦加，迁来上升
53年	马卡家	1	牛牛坝	逃来上升
30年	马卡家	1		名投
25年	海来家	1	牛牛坝	逃来上升
13年	马卡家	1	连扎洛	迁来
11年	吉克家	1	连扎洛	迁来
10年	莫些家	2		迁来
3年	阿约家	1	连扎洛	迁来
3年	吉克家	2	迁　　来	
2年	阿佳家	1		

本乡共有30户曲诺，除上述26户外，另4户的来历不明。

曲诺到本乡的历史最早只有7代，黑彝到本乡最早有11代，瓦加是13代（后面还要提到）。即黑彝到这里之初一百年间（约4代人）在其所统治的娃子中，还没有曲诺这一等级，曲诺是在后来逐渐逃来、迁来或从瓦加中上升的，而且为数甚少。

由瓦加上升为曲诺，必须经过逃亡或赎身。逃亡是一种斗争形式。上升虽然要一定的经

齐条件，但必须征得主子允许，因之与财富状况的升降变化没有必然关系。

曲瓦加上升为曲诺的情况表

村　名	姓　名	何代上升	财富级别				上升情况
			祖父代	父代	本代		
甘宝珠	窝尔木呷	父代	○	○	－	赎身	
瓦曲曲	阿佳呷多	父代	＋	＋	－	赎身	20锭银赎全家10人
	吉克达次 吉克赤哈	父代下降 本代	－ －	－ －	－ －	赎身 赎身	家支协助
勒卜呷多	马卡各日	本代	－	－	－	逃亡	13年前由牛牛坝逃来
	马卡约波	父代	－	－	＋	逃亡	30年前由牛牛坝逃来
尔再足	景吉尔折	父代	－	－	－	逃亡	从果基家逃来

注：＋、○、一代表耶莫、耶都、耶沙。

但是曲诺下降为瓦加的则多由于贫困，表现为下降的五户，祖孙三代都是耶沙。

五户由曲诺下降为瓦如的情况

村　名	姓　名	财富级别			下降情况
		祖父代	父代	本代	
瓦曲曲	吉克达次 吉克赤哈	－ －	－ －	－ －	祖父死时父年幼，沦为呷西，与陪嫁丫头结婚
赛各来结	姐觉莫土 姐觉洛土	－ －	－ －	－ －	祖父娶不起妻子，与陪嫁丫头结婚
哈尔口	勒乌尔切	－	－	－	曾祖父从竹核逃来时为曲诺，祖父时因贫困下降

由瓦加上升为曲诺，很不容易，须经过很多曲折斗争，才得赎身。如果曲诺贫困就易下降为瓦加。如瓦曲曲村吉克家吉克达次和吉克达舒二人，原是曲伙（白彝）其升降是历经周折的。

自吉克达次上数13代前始祖吉克，相传为一黑彝与汉族女子所生（与瓦吉木乡传说其母为彝人，父为汉人相反）。吉克有七子，一子名吉木，因完成其黑彝主子与海乃土司家的通婚有“功”，全家被黑彝主子升为曲诺。吉克家在凉山各地都有，有曲诺也有瓦加。在连扎洛的吉克家瓦加多于曲诺，吉克达次的父亲名吉克阿车，任连扎洛，是黑彝阿侯阿尔什哈的父亲的娃子。吉克阿车的父亲为曲诺，死时阿车年幼，就在黑彝家劳动，长大成年后黑彝主子认为是自己把阿车养大的，要强为他配婚，阿车不肯，黑彝主子把他用铁链拴起来，他只得应允与丫头底甲阿木为夫妻。婚后生三子、二女。大女早自嫁，聘银全归主子吃了。阿车早逝，因为底甲阿木为“诺仆”不能在同家支人中转房，又由主子配给吉夫必土。之后，又生二子。不久必土又死去。她在吉克阿车生前直到与吉夫必土婚后，他们每年要为主子阿尔什哈服二个多月的农业劳役，女的还要为主子背水。吉夫必土死后，黑彝又强迫她的儿子去薅草(在连扎洛这些活是由呷西干的),并要抽他的儿子吉克达舒作呷西,要把她的20多只羊赶去经常为主子踩粪。于是她一家七人逃亡美姑刹木甲黑彝阿侯阿孜阿勿名下。一年后，由吉克家头人吉克着曲，吉克杰此二人调解，由吉克家以锭银子把吉克阿车三子赎出，连调解费（5两）和酒肉费共花了13个银子。这是19年前的事。自此以后，子女可以自己配婚，主子

不再吃聘金，劳役也减少a每户 2- 10天），女儿也不去背水，又恢复子曲诺地位。后来征得主子同意，迁到本乡瓦曲曲村。

（二）曲诺的人身自由、婚权、亲权和财产权

这里对瓦曲曲乡及其附近地区的曲诺所处的地位，作一般地叙述。

曲诺有较多的人身自由，他们选择居住地区时，只要在阿侯家所统治的美姑后布列拖地区（申果庄区之东），申果庄地区和上、中普雄地区（申果庄之西）等地区内，征得主子的同意，可以在这个范围移居。住定后，不经主子同意，可以到阿侯家统治范围以外去拜访亲戚家门，或做生意，如瓦曲曲乡俄洛村曲诺沙马窝尔木呷，就曾外出做过鸦片生意，买卖过武器、娃子和牲畜。

曲诺具有完全的婚权和不太完备的亲权，即可以自婚，所生子女可以自己为其选择配偶，但出嫁女儿时，主子还要抽取一小部分聘银。如黑彝奴隶主阿侯德鲁子（原住瓦曲曲乡，后迁上普雄）所属曲诺奴隶主木出拉乌（住瓦曲曲乡勒卜呷多村）出嫁一个女儿，被主子抽去聘金五两。瓦曲曲乡曲诺吉克合纳嫁一女，得聘银13锭，被主子抽去一两。曲诺的子女不被主子抽去作陪嫁的“诺仆”（是从瓦加等级中抽去的女姓奴隶作陪嫁丫头，地位与呷西相同）和“诺吉”（是从瓦加等级中抽去的男姓奴隶，地位与呷西相同）即不被抽作呷西。曲诺除非是贫困不堪，或幼丧父母无依无靠的儿童才论为呷西。

关于曲诺的财产权。曲诺如果出卖的土地多或是好地，则须征得主子同意，且主子有优先购买权；如果主子不买而卖给别人，则须给主子三、五两银子。出嫁女儿或出卖土地所抽给主子的一小部分聘金或地价，彝语都称为“曲折”。

曲诺死后无嗣，即由主子吃绝业。如瓦曲曲乡勒卜呷多村曲诺木出孜波于12年前死去，无子，其妻转房给侄子木出铁哈。木出铁哈给主子阿侯德鲁子21锭银子才继承了他叔叔的财产，这等于是向主子重新购买这份财产。曲诺木出铁拉死无嗣，其财产由兄弟木出铁哈和木出铁波平分，但也共给了主子阿侯德鲁子27锭银子，也等于是向主子重买这份财产。曲诺木出古切死后，其财产由兄弟木出拉乌继承，没有给主子阿侯德鲁子银子，但要承担双份隶属性负担，即一户承担两户的隶属性负担。

（三）曲诺的隶属性负担

曲诺要在主子的娃子耕作地上服农业劳役，一般是不栽洋芋、不薅草，劳役天数约在a—25天；如果得到主子的允许，可以出代役金而不服劳役。曲诺和瓦加，如果是笔摩，可以不服劳役，曲诺畜养的羊须在主子的娃子耕作地上积肥三 。

申果庄区黑彝主子对娃子放杂布达并不普遍。在早些年代，黑彝主子把粮食放置在富裕而有威望的娃子家里，令其代放杂布达。到时放不出去也就算了，但心里是不高兴的。到晚近，就干脆指定放给富户，主子认为需要时才取，按50％的年利起息。杂布达不发生于曲a诺、瓦加等级内部或曲诺对其所属的娃子（瓦加）之间，也不发生于无直接隶属关系的黑彝与曲诺、瓦加之间，只发生于黑彝主子与其所属富裕娃子（曲诺、瓦加）之间。a

如黑彝奴隶主阿侯德鲁子就曾放给其所属曲诺奴隶主木出拉乌杂布达4斗粮食，规定本利一并交10石，不固定年限，待其出嫁女儿时交纳。但是黑彝大奴隶主阿侯木铁对其所属83

户曲诺、瓦加都很少放杂布达。再如申果庄乡黑彝奴隶主阿侯洽尔兹对其所属曲诺（很穷）和瓦加都不放杂布达，黑彝阿侯兹古对其所属富裕的瓦加奴隶主海来吉赫也没有放杂布达。

在这里，杂布达不普遍，耕食地也不普遍。阿侯木铁、阿侯甲孜、阿侯洽尔兹等黑彝奴隶主都将其祖父或父亲一代所给瓦加的耕食地逐步收回，典当给娃子，获取典银，按一般情况耕食地是给瓦加的，当瓦加上升为曲诺时，就把耕食地交还给主子。但在瓦曲曲乡也还有曲诺领耕食地的，如吉克合纳就有耕食地 1石4斗，而对主子所服劳役只有 2—3 天。

三、瓦　　加

（一）瓦加到本地区的代数及其等及升降变化

瓦加这一等级是凉山腹心地区（申果庄地区和美姑后布列拖地区）占统治地位的黑彝阿侯家所属三个等级娃子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等级。

瓦加到本地区历史最长的是13代，这里就14个自然村的159户瓦加到本地区的代数列表于下：

到此代数	抓来、买来	陪嫁来	迁来逃来	来因不明	合　计
本代	6		25		31
2代	5		8		13
3代	17		19	6	42
4代	10		6		16
5代	1		2		3
6代	3		1	5	9
7代		17		2	19
8代			10		10
9代	7		1		8
10代				1	1
13代			7		7
合　计	49	17	79	14	159

上表中田 6代至13代共54户，由 1代到 5 代共 105户。这个数字虽然没有包括逃出和迁出（例如仅阿侯木铁所占有83户娃子中就有将近 2/3是从瓦曲曲迁往上普雄）的户数，但大体上可以看出这里瓦加是在近百年来才很快增加的。

本乡 16个自然村的188户瓦加中，有32户是由呷西上升和曲诺下降的。另外也还有几户已上升为曲诺。现将其三代以来的升降变化列表如下：

	户	祖父和父代		本　代		共　计			%
曲　诺	30	6	↓		4	10	↓	10户	33.33%
瓦　加	188	15	↑ 6	11	↑	26	↑ 6	32户	17.02%
呷　西		↑		↑		↑			

目前30户曲诺中有三分之一即10户是最近三代之内从瓦加上升的。 在 188 户 瓦 加 中

17.02% 即32户是最近三代之内由曲诺下降与呷西上升的，其中曲诺下降的 6 户占 188 户的 3.19%，由呷西上升的26户，占188户的13.83户。

这三代内很少由瓦加下降为呷西的，由呷西上升为瓦加很容易，由曲诺下降为瓦加的是 6户，而由瓦加上升为曲诺的则有10户，这似乎由瓦加上升曲诺较容易，但事实上恰恰相反。这个上升的数字在瓦加总数中的比重很小，由曲诺下降的 6 户，在曲诺的总数中比重很大。

少数瓦加上升为曲诺，在瓦加总数中所占比重很小。其所以被允许上升，是黑彝主子为了缓和瓦加的反抗斗争——逃亡，和为了争取更多的娃子供自己奴役所采用的手段。由从种鸦片后，有少数瓦加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足以赎身，但这是次要的，因为瓦加即使富裕，非遇特殊情况，主子是不允许其赎身的。如瓦曲曲乡吉尔八呷村瓦加劳动者沙马列达的叔父沙马曲子愿把房屋、粮食、牲畜都给主子（阿侯甲孜）赎身为曲诺，但主子不允许。

（二）瓦加的人身自由

在申果庄区和上普雄区瓦加的人身自由限度比曲诺小得多。婚权和亲权也不完备。财产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仅为黑彝所占有，也为曲诺所占有，甚至为个别的瓦加所占有。

关于瓦加的人身自由限度，首先是没有充分的稳固的生存权利。如果过分触怒了黑彝主子或碰上黑彝主子的怒火，就有遭杀身之虞。如瓦曲曲乡黑彝奴隶主阿侯罗沙火也（阿侯鲁木子的家门侄子），在解放前有一年过年时，原请了一个笔摩来作道场，届时久等不到。事后查询，原来这个笔摩被他的瓦加木出衣久尔博请去了，这就触怒了他，把木出衣久尔博打死。由于木出衣久尔博是家支较古老的彝根木出家，他的家支人户多，是凉山著名的所谓“正牌”白彝曲诺家支（在阿侯家有些已被降为瓦加），经木出家的抗议，主子才赔了命价。

又如瓦曲曲乡瓦曲曲村瓦加奴隶主姐觉磨合的叔叔姐觉约格，因他们叔侄兄弟共11户相约逃亡，投身于下普雄黑彝勿雷家为曲诺，后因原主子阿侯阿帕声称允其为曲诺，才重返瓦曲曲村。不久，主子阿侯阿帕、阿侯阿坡父子就把他们11户全捆绑起来，责以逃亡和要挟升为曲诺之罪，姐觉约格持理反驳，触怒了主子，被当场打死。姐觉磨合等11户慑于主子淫威，不敢再要求升为曲诺，只有屈身仍为瓦加，世代供其奴役，才得释放。

姐觉家也是历史悠久的彝根瓦加家支，有700余户，遍布凉山各地，分属各黑彝家支，姐觉约格和姐觉磨合叔侄兄弟等十余户是彝根姐觉家。姐觉约格被主子打死，这个人口众多的白彝姐觉家也莫可奈何。

曲诺和瓦加对待其所属瓦加比较黑彝对待瓦加就略微缓和一些。一般还不加以杀戮。而对待其所属呷西之残酷程度并不逊于黑彝。这在专叙呷西的一节虐杀呷西的事例中，凡未提明主子阿侯某某的，多属曲诺和瓦加残酷虐杀呷西的事例。

黑彝、曲诺和瓦加所属的瓦加，可以被买卖或抵债、抵劳役。如申果庄乡马石觉村曲诺博比孜哈出卖其所属的瓦加木出哈都，黑彝奴隶主阿侯洽别拉铁就把他买过来。阿侯洽别拉铁的瓦加马黑提波是向黑彝海乃兹普买来的。瓦曲曲乡力觉村曲诺奴隶主马黑陆沽的祖父马黑比叶原为阿侯哈折的瓦加被抵债给黑彝阿侯格尔（阿侯鲁木子的祖父）。沙马窝尔尔切之父沙马窝尔石涅是阿侯拉孜火测的瓦加被抵债给阿侯各拉（黑彝奴隶主阿侯甲孜的祖父）。申果庄村瓦加奴隶主海来吉赫的瓦加伙烈依哈被抵劳役给黑彝奴隶主阿侯兹古。

瓦加绝嗣，即被主子吃绝业。不仅如此，在少数黑彝下边，瓦加诸子有一子年幼未婚早

死，其所应得的一份财产也被主子分去。如瓦曲曲村瓦加奴隶主姐觉磨合之幼弟姐觉瓦借惹六岁即死，主子阿侯阿帕强索应得的一份财产，其父姐觉阿威只好将幼子所应得的财产：土地、牲畜、财物等折为30锭银子交付。

瓦加的主子绝嗣，就由主子家们瓜分绝业，瓦加本身也作为“绝业”被瓜分。如瓦曲曲乡瓦加姐觉哈古四兄弟是阿侯陆久石贴的娃子，17年前，主子死，被阿侯拉铁四兄弟吃绝业，姐觉哈古四兄弟就被瓜分占有。

一个瓦加也可以被几个主子共同占有。瓦曲曲乡沙马赫吉洽尔子被阿侯觉木占有一半，另一半被阿侯甲孜兄弟三人共同占有。瓦加夫妇二人可以分属于两个主子，各为其主子服劳役，所生子女分别为其主子所瓜分。如瓦曲曲乡瓦加木出阿果（女，现年71岁),原为汉人，5岁被掠入凉山，被瓦加沙马格暑买来作呷西，后与瓦加木出拉石（属阿侯木铁）的男呷西相配成婚立户并升为瓦加，无子，只生女儿五个，长女和第四女属沙马格暑，第二女和第三女属木出拉石，第五女的聘银14锭，由两个主子平分。

瓦加的迁移比曲诺要受到更多限制，不经主子允许，不得移动，主子令其迁移，不得不迁。申果庄区阿侯家多在上、中普雄购买有田地，就令当地的瓦加迁往上、中普雄去就地耕作。如申果庄需要人耕作又令瓦加再迁回。总之，迁去又迁回，都是由主子的方便。瓦加也不能远出拜访亲戚家门或作生意。

（三）瓦加的婚权和亲权

瓦家只具有不完全的婚权和亲权，如在黑彝奴隶主阿侯木铁下边，由主子配婚的瓦加，所生子女中女儿全被主子抽去作陪嫁丫头，称之为“诺仆”；次男由主子给配婚，称之为“诺吉”，配给陪嫁来的丫头。自己婚配的瓦加，次女被抽为“诺仆”，或其聘银归主子；男孩可不被抽。这是一般情况。但主子并不太遵守这种习惯，如果他需要多的“诺仆”，他就多抽；如果他有多的陪嫁来的“诺仆”，他就给不该由主子配婚的瓦加男孩配婚。不该抽的女儿的聘银，主子要抽去一小部分，自婚的男孩也要给主子一两银子，这都称为“克巴”。在早期，瓦加没有亲权和婚权，是完全由主子给予配婚，后来才逐渐斗争取得不完全的婚权和亲权。

在两代人以前，瓦加的子女还要被抽去作呷西，如阿侯甲孜的祖父时还要抽其所属瓦加的子女作呷西，到他父亲时才不抽作呷西了。

（四）瓦加的财产权

瓦加如果因生活确有困难，或婚丧急需，才可以出卖土地。否则，不许出卖自己的土地。瓦加所饲养的牲畜，如果主子需要就强拉来宰杀。约40年前,瓦曲曲乡吉尔八呷村瓦加沙马子古的叔祖父有一只羊已经许了愿祭鬼，但主子阿侯为孜派人来强行索去。沙马子古的叔祖父为此自杀。沙马家的人就去赶主子家的牛来祭死者，被主子打了一顿。于是沙马家有16户逃亡甘洛、喜德，10年前返回6户，主子允其升为曲诺。

（五）瓦加的劳役负担和反抗斗争

每户瓦加得为主子在娃子耕作地上服无偿劳役40—60天。如加上为主子积肥和背租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项，则一般均在65天以上。阿侯甲孜兄弟三人住在瓦曲曲乡的瓦加，就常给主子在娃子耕作地上劳动，每次叫去 7—8 户，谁先去，谁后去，谁干什么，都由阿侯博什（阿侯甲孜之兄）的老婆安排。阿侯博什抽着一枝长烟袋在地边监督，娃子劳动时干得差劲，就挨打骂。

瓦加是受尽黑彝主子压迫奴役的，如前所述，瓦加奴隶主姐觉磨合的叔叔姐觉约格被黑彝主子阿侯阿帕打死。他的幼弟死后，主子就要强取其所应得的一份财产。但是姐觉磨合对其所属呷西也是施以残酷的虐杀，如其所属呷西卢润秀经常不得一饱，她的丈夫只为偷吃了一点猪油就遭主子酷刑打死。个别的奴隶如瓦加木出子木（属阿侯木铁）在民改前曾占有过 3 个呷西，这些呷西也是因饥饿寒冷，被吊打致疾而死。

娃子在主子的分散统治下，和娃子各等级间的利害不一致，就很难团结一起，集体向黑彝主子作斗争。瓦加由没有婚权、亲权争取到有不完全的婚权、亲权；由子女被抽作呷西争取到不抽作呷西；由瓦加争取上升为曲诺；都是经过逃亡反抗等无数次的斗争才逐步争取到的。

四、呷　　西

（一）呷西的来派

从分属于43户主子（包括黑彝、曲诺和瓦加）的88名呷西来看其来源。这88名呷西中，有男呷西52人，占59.09%，女呷西36人，占40.91%。他们的血缘差别：曲伙 2 人，占2.27%；马邀34人，占38.64%；朔52人，占59.09%。这些人中，强占来的 1 人，占1.14%抽瓦加子女来的（包括陪嫁来的，不包括嫁出去的） 5 人，占5.68%；呷西所生子女17人，占19.32%；买入的65人，占73.86%。

又从这 88名中，进一步地调查了 46名呷西本人及其所见闻的情况。这46名呷西中，男呷西22人，女呷西 24人；马邀和朔 44人，曲伙 2 人；属于黑彝主子者16人，属于曲诺、瓦加主子者30人，由主子买入的38人，强占来的 1 人，抽瓦加子女 2人，呷西所生子女 2 人，其它 3 人。

从这88名呷西来看，买入的当代汉人（朔）和彝化后的汉人（马邀）占呷西来源中的绝大多数。

本乡外来汉人呷西的原籍，有来自本州边缘区峨边、马边、雷波、金阳、布拖、普格、越西、甘洛等县，有的来自本州四邻和较远地区古蔺、庆符、宜宾、成都、邛崃、荣经、富林、冕宁、西昌和云南的巧家、昭通等地。他们原为农民、工匠或往凉山边缘区经商的行商，或为凉山边界地区的过往行人，被劫掠后，就层层转卖入凉山腹心地区申果庄。这88名呷西中的52个汉人呷西，他们进入凉山的时间，多在1911年至1950年这40年期间。

从郑善勇、卢润秀等十五个汉人男女呷西被劫卖入凉山的情况，可以反映出这里汉人呷西来源的一般情况。

呷西姓名	被　抓　时　的　情　况	同时被抓人数
郑善勇	遇三名彝人抓来	1
王志仁	在越西遭17个持枪行劫的彝人，被捆到树林里出卖，	1

沙　沙	雷波黄瑯乡住民，1932年遇40多彝人行劫而被抓来，当时他才三岁。	38
卢润秀	雷波人，在出嫁途中被彝人劫来，时在1919年、她17岁。	9
张么姐	越西居民，彝人从她家劫来。	1
刘金容	在越西中所赶场，被彝人劫来。	1
罗金炳	中所客店的行商，被彝人劫来。	1
蔡国贞	在沪沽背石灰，被彝人劫来。	1
杨盛隆	雷波居民，彝人来劫，房屋被烧。	1
陈永和 杨家清	马边人 雷波人	二人均系到彝区的行商，彝人保头反保劫来。 1
李开朗	被亲友诱入山地出卖。	1
张淑英	同　上	1
张金花	丈夫吃鸦片，1946年以40锭银子当给彝人。	1
王兴发	商贩，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后卖入彝区。	1

卢润秀，女，在1919年（17岁），坐在花轿里于出嫁途中遭劫。同时被抓的还有送亲的人：四个哥哥和两个嫂嫂和三名轿夫；有一名轿夫反抗，当场即被砍死。他们被捆入林中与从他处抓来的100余汉人汇合后便被分别卖散了。又如杨盛隆的被抓，是在一个晚上，突然房子被彝人包围，房子着火，他跑出房子就成了俘虏，侄儿和嫂嫂被烧死。

（二）呷西的买卖

呷西是主子的财产，任凭主子买卖。如张金花自1946年被掠入彝区后，至1955年10年之间被卖过六次；伍桂香在1941—1951年10年之间被卖过五次，彝人呷西瓦什子曾被抓两次，共被卖过五次，其中1948年被抓一次，同年被卖过四次。主子把买来的呷西又卖掉的原因很多；如王兴发再度被卖是因为主子怕他再逃亡；张焕亭曾逃亡过七次；郑善勇是主子分家后，他被分给了主子的儿子，幼主子贫困把他出卖；张金花则因割草跌伤，躺了两个月，原主子认为无利可图而出卖；王志仁是因主子想赚钱，她在1945年10月22—25日内先后被不同的主子以35、37、38锭银子卖过3次，都是为了卖高价；杜泽金也因为主子想赚钱，原主子以11锭银子买入，以31锭卖出。此外还有被拐卖、偷卖的，还有逃亡途中为人所获，又通知原主子赎回的等等。

买卖呷西，在申果庄一带没有专门市场，但有向邻区买卖呷西的路线。东边经美姑的连扎洛直通牛牛坝和雷波，西边通普雄、越西，北边经洛古拉达直通甘洛。

买卖时都是零买零卖，由主子自己或其亲友带着叫喊出售，或托人代售。也有通过人贩子出售的。本区的人贩子沃足古达曾买卖过五个汉人呷西（一男四女）。普雄县境波石拉达地方的娄子阿仲子完全靠贩卖人口为生。他向喜德黑彝罗洪家罗洪什莫投保，常到喜德买呷西到申果庄来卖。他又作中间人，如本区罗苟子逃至喜德被罗洪什莫家在途中抓住，即由他通知本区原主子以48个银子赎回，而他从中取去24锭。

买卖呷西象买卖牲畜一样。先要呷西剥开衣服，让买主检查有无麻风或其他传染病，再让呷西站起来走一走，如果走得快，买主耽心将来会跑掉；走得慢，买主又怕干不了活，必

须走得四平八稳，买主才放心买。

呷西的价格不一。一般是小孩和妇女的价格较高，因为不易逃亡。成年人价格较低，因为主子不易控制。老年人价格更低，因为劳动力弱。手艺人价格高出一倍，因为主子更有利可图。种大烟以后银子大量流入彝区，呷西的价格和其他许多东西一样提高了。1951年解放以后出卖呷西的多，价格降低。

呷西杜泽金等十六人被买卖价格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年代	人数	价银（锭）	备注
杜泽金	女	18	1942	1	11 31	
沙沙母	女	39	1934	2	50	1954年，主子折成40锭银子把母子抵给木出拉乌。
子	男	3				
罗炳全父	男	20	1941	2	60	
女	女	2				
李么冠	女	26	1944	1	32 76	
马文贞之女	女	9	1954	1	18	
马文贞之子	男	6	1945	1	12	
张焕亭	男	39	1932	1	1.5	
			1949	1	1.5	因逃亡次数过多，价低。
刘金容	男	45	1935	1	3.5	
王兴发	男	45	1947	1	9 7	1947年由主子用来抵债。
木哈子	男	57	1955	1	6	
杨德明	男	30	1940	1	18 28	
张么姐	女	32	1933	1	9	
张金花	女	21	1946	1	40 38 45	同年出卖三次
			1953	1	38	
杨家精	女	17	1917	1	8	
卢润秀	女	17	1919	1	3	
伍桂香	女	19	1941	1	11 16 21	同年出卖三次

（三）呷西的劳役

主子把呷西买来之后，首先是强迫呷西劳动。

呷西的劳役有生产劳动，也有家务劳动。瓦曲曲村女呷西王志仁的经历是具有代表性的。她从早到晚，一年四季完全没有休息日。（在后面专述）

有些主子家里的瓦加少，则生产劳动全由呷西承担。如黑彝奴隶主阿侯给错只有一户瓦加（三户名投娃子——不承担劳役），而又远住普雄，也没有承担劳役。因此他家的25.75斗自营地全是呷西耕种。他家6名呷西中，迭诺主要是看猪，尔枯主要是搞家务劳动，其余4个主要从事生产劳动。他家因呷西较多，就有一定的分工。个别户还有呷西充当管家娃子，如杨家清（女，57岁）在主子姐觉达曲（瓦加）家作了40年呷西，因为他屈从于主子，主子让她作管家娃子，监督其他呷西劳动生产，一般占有二、三名呷西的是没有分工的。呷西多的人家，做饭便成为女呷西的额外劳役；呷西少的人家，男女呷西也不分工。凡是呷西，不论男女老幼都得干各种劳役。女呷西张二姐的儿子只是八岁半就要为主子放羊、看牲畜，并且每天还得背一背柴回来。于活时，主子通常都在监视，稍有差错或者不如主子之意，则遭受残酷虐待。主子强使呷西劳动的毒辣手段有吊打、饿、冻、浸水、灌屎a……等等，百般虐待。

女呷西白洛的主子阿侯莫加抽大烟深夜不睡，要她在旁伺侯，而她因白天工作疲劳过度，在旁打瞌睡，没有替主子把被盖好，阿侯莫加这个黑彝奴隶主残酷下流到这样地步：竟然把她衣服剥光，把辣椒和盐巴灌到她阴道里。

对待年老无力劳动的呷西，有些主子甚至就把他活埋了；如女呷西刘金容（女，现年57岁），在55岁时候，主子瓦加木抛其拉把她的手脚捆起来，叫二个呷西抬到外面去活埋，并说：“光吃不做，连猪狗都不如，养着有什么用！”坑已挖好，幸赖后面赶来的呷西求情，才救下来。第二年冬天，因病不能干活，主子把她的衣服脱光，推倒在门外的猪牛粪泥浆里，用竹条打。她现在双目失明，耳朵不灵，四肢疼痛。

有些呷西则因主子的重刑致死。如呷西杨二凤的儿子克耶子，因为只有12岁，担负不起繁重的劳动，被主子拴起右手右脚吊在树上因而致死。

主子看到呷西劳动力不强，无利可图，甚至直接处死。如申果庄乡维尔八呷的呷西叶觉子在山腰砍柴，冰滑崖陡，失足跌死山下之后，其妻因丧偶悲痛，无力干活，于是主子金二元甲就叫另一呷西把她背到后山，推到一个数丈深的岩洞里，之后，还推下一些石头，二、三天后她还在底下惨叫。a

以上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奴隶主为了榨取呷西的劳动是如何残酷地虐待呷西。

（四）呷西的生活

本区是高寒山区，六月犹雪，但呷西依然是衣不蔽体，食不得饱。他们在冬天冻得发抖，主子不让烤火。呷西沙沙的母亲有一次因烤火反遭主子浇了一瓢冷水。有些呷西冻得与狗躺在一起取暖，如王桂香在申果庄乡苏呷乌合家作呷西时，便是这样。很多呷西因饥寒而又负担沉重的苦役，并受非刑吊打致死。

必须指出，主子让呷西吃饭，只不过是为了榨取呷西的劳动。如呷西郑善勇在阿侯折洛家时，砍一背柴主子给他一个粑粑，砍两背柴，主子给他一个半粑粑。布鲁在曲诺奴隶主马黑陆古家（住瓦曲曲乡力觉村）作呷西时，主子按割草多少来分给他口粮。陈凤云作呷西时晚上吃稀饭，因为饭后不干重活。呷西吃的干饭和稀饭，不是荞面粑粑，而是苦荞叶、大黄菜、豆壳、蕨根面、洋芋菜等杂草掺萝卜、蔓青、坏洋芋、荞面等做的。一个荞粑没有碗口大，

稀饭也不能吃饱。主子还说：“你吃多了，猪吃啥！”有时候，主子干脆以“劳动不好”为名不给饭吃，而第二天呷西又不能不去作活，这样有些呷西累死饿死在地里、山上、路旁、沟边。如呷西木呷初到金二元甲家时，身材结实，几个月后就饿得皮包骨头，倒在地里死去。如45岁的呷西老冯，在主子瓦加阿口克呷家背柴时饿死在山上。如68岁的呷西结甫达耶米（主子阿侯莫加）吃蒿叶野草充饥，扛着锄头外出干活，饿死在路旁。和他一起的20来岁的呷西莫吉米背柴时，饿死在沟边。

有的呷西饿得半死，就被主子活埋。如呷西阿吉木母子因饿得不能干活，还未死，就被主子瓦加景古尔兹把她母子二人一起活埋。又如呷西瑞凡，主子未给东西吃，反叫他起来蒸饭，他因俄得全身软弱无力实在爬不起来，被主子木出拉子（住瓦曲曲乡哈尔口村）打了一顿，气犹未断，就被主子活埋了。

在饥饿的驱使下，象呷西李开明，在天旱年成便与狗一起吃荞叶掺粗粮。而卢润秀的丈夫即因偷吃一点猪油，被主子用铁锤打断三根肋骨，三天a以后死去。主子又剥下他的衣服，把尸首扔到沟里，用石头压破死者的肚子才算甘心。

只有少数有手艺的呷西，受的虐待稍轻。如郑良贵（木匠）的主子阿侯觉保，待他较宽，让他吃饱，平时也不打骂，让他外出干木工活，但是全部收入都归主子占有。

（五）呷西的私房

前面已经说过呷西衣不蔽体，食不饱腹，因此他们想积点私房供衣食之用。有的主子不让呷西积私房，怕耽搁生产。有些虽积蓄一点私房，随时都可被主子拿走。

呷西李开明曾几次向主子提出要点私房地种，以收成来补贴自己的农食。主子说：“连你都是我买的，还有什么私房种！吃和住同我一起，穿就穿我剩的就行了。”

但是，有些主子则鼓励呷西积私房，因为呷西的人身都是主子的，呷西的私房自然也就是主子的私房了。如呷西阿尔木哈子的主子鼓励他种地。主子给他一塊坏地，共同出种子，平分收成。他在地里施肥很多，二、三年地肥沃了以后，主子又换一塊地给他种。又如姜桂兰的丈夫的主子允许他去打瓦板，瓦板打回来以后，被主子取去一半。

呷西在主子同意的条件下，可以利用天明前、日落后开点荒地，种点粮食或大烟及打瓦板、养鸡、养猪等办法积私房。但是当呷西有了私房以后，主子即千方百计，设法夺取。或以借、或干脆即说是自己的，直接据为己有。如呷西王桂英到主子家时，主子给了她一件破羊毛背心。第二年她种私房地收得 4 斗荞子，主子以作为羊毛背心的代价，全部拿去。并且以后每年强使他接受一件羊毛背心，从而每年拿走她的私房地的收成。又如刘金容的主子把值二两银子的羊毛背心折价四两，从而夺取了他全部私房。同样，沙沙的主子用一件破裙子夺取了他母亲全部私房三斗粮食。以上是主子以给衣服为名夺取了呷西的私房的事例。有些主子表面上让呷西自己处理自己的私房，实则设法窃为己有。如卢润秀把四两大烟存在主子手里，主子（姐觉磨合）把烟心挖掉，换上洋芋。有些主子用其他借口夺取呷西的私房。卢润秀夫妇在竹林里开了一塊荒地，收得 1石荞子，主子借口她的丈夫丢了一把柴刀，把他们的全部私房拿去。

有些主子毫无理由就把呷西的私房拿走了。如呷西郑良贵积有私房七石荞子，15背洋

芋，一个银子，十几两大烟，全部为主子没收。

成家呷西的私房也毫无保障。如女呷西查兹的丈夫死后，他就被配予杨盛隆，主子瓦加沙马浩莫知道她原夫有15个银子，就欺骗她说，你把银子给我，以后不抽你那儿子作呷西了。查兹信以为真，除给主子15个银子外，买酒买肉并请中人沙马木吉一起吃了一顿。但是后来主子矢口否认，还是把她的儿子抽去当呷西。

主子企图夺取呷西的私房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呷西木出达什的父亲死后，遗下一条裤子，主子以他因病未去干活为词，要他打酒陪礼，迫他只有把父亲遗下的裤子换六斤酒给主子吃了才算完事。

有些主子为了夺取呷西全部私房，即使呷西饿得发慌，也不准他动用自己的私房。如呷西杨家清想用私房荞子换盐巴、猪肉吃，主子就骂他“不成材的家伙，黄鳝的尾巴，熟一节，吃一节。”

每当呷西吃不饱要取自己的私房时，主子就说：“你哪有荞子，你从汉区带来了荞子吗？连你都是我买的，你不好好干活，就卖了你。”如郑善勇在黑彝奴隶主阿侯拉兹家作呷西时，种了半斗荞子的私房地，快要收获时，主子为了谋取他的私房，就把他卖掉。

有的呷西因积了私房而导致杀身之祸。如呷西阿来子借给主子九个银子，后来他老了，干不了活，主子怕他来要帐，就用荞子面拌水封住了阿来子的嘴，在脚掌上钉了二个钉子以后活埋了。又如呷西达博通过煮酒、种大烟，在20多年内积存了三百锭银子，主子金二元甲就买通人把他杀掉，吞了他的私房。

以上表明呷西积私房的不少。但是同时也表明主子让呷西积私房是为了更进一步的剥削呷西。呷西是主子买来的，从而对私房处于无权支配的地位。主子不仅剥削呷西本身，还要剥削呷西的子孙后代，给呷西配婚，让呷西生育更多的呷西，供其奴役。

（六）呷西的婚配

有些汉人男呷西因为进彝区年代久，自知不易逃亡，便想结婚成家，于是积蓄私房与主子合买一个女呷西作老婆。如杨子清即与主子合买了女呷西达玛与自己婚配。共花了24锭银子,主子出了6锭,他出了18锭。在这种情况下配婚便成为主子拉拢与稳定呷西的手段。如李开明被卖到主子木出哈达家时，主子替他配了一个老婆，他因有家室牵念不敢再逃。而势力强大的黑彝估计呷西逃不出自己的魔掌，因而不给那用逃亡作斗争的呷西配婚，又成为惩办的手段。如郑善勇被卖到黑彝阿侯折洛家后跑了一次，主子花了12两银子赎回。自后十多年间，虽然主子嘴说要给他配婚，但终究不配婚，因为他逃过。一般说来主子为了稳定呷西的情绪，并为自己继续繁衍呷西，只要条件许可，就为他们配婚。而许多呷西不愿让自己生下来的子女当牛马，又不肯配婚。这样，主子便用锁链、吊打等强力逼迫他们。如女呷西杜泽金被卖到阿侯格博家后，便企图串连六名呷西逃亡，其中有个呷西田甲因受主子贿赂（给他大烟吃）泄露了密谋，逃亡未成功。之后，主子要把她配给田甲，她十分不愿意。主子就把她吊起来，找人劝说，她坚决不答应。过了一年，主子用卖她到美姑连扎洛去来威吓她配婚，并把她带到路上，走到天黑，又带回来。主子特别给她一碗饭，四塊鸡肉，劝她配婚。她还不答应。第二天主子又找来一些汉人呷西，左说右劝，说了两天两夜，没有办法，她只得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